

◆ 安庆地理

宜城三记

冯惠珍

走在安庆的大地上，我一边感受着亲情的温暖，一边慢慢看这里的风景和人。

第一站，是邓稼先故居“铁砚山房”。白墙黑瓦的院子，安安静静地藏在乡下，朴素又有气质。这里是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住过的地方，也是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出生的地方。一户人家，两代风骨，让这座老宅子多了几分厚重。

走进院子，看着那些旧物件和老照片，能感受到邓稼先朴素又坚定的一生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心里却装着整个国家。学成后回国，跑去戈壁滩，隐姓埋名几十年，把青春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。“做隐姓埋名人，干惊天动地事”，听着他的故事，让人心里又酸又敬。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赤子之心，跨过岁月，依然动人。

离开铁砚山房，我又去了严凤英故居。如果说邓稼先给了安庆风骨，那严凤英就给了安庆柔情。

黄梅戏本就来自乡野的采茶调，唱了几百年，越唱越有味道。严凤英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唱得清甜动人，让黄梅戏走出了山村，唱遍了大江南北。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，成了几代人的记忆。她的故居简朴安静，走进去，仿佛还能听到那婉转的唱腔在耳边

回荡。一个以身许国，一个以艺传情；一个刚，一个柔。刚柔之间，让安庆这座城既有大义，也有烟火。

最后，我去了安庆博物馆，慢慢看这座城几千年走过的路。从远古的星火，到吴楚文化，从皖江重镇的变迁，到一代代人的接力。一件件文物，一段段故事，把安庆的过往串了起来。

安庆扼守在皖江要道上，既有徽风，也融楚韵，山水灵秀，文脉不断。这里出过栋梁之才，也滋养了乡土艺术。站在这座城里细细品味，能读到千年光阴沉淀下来的风骨和气度。不过这一路最暖的，还是亲情。前两次来安庆都是匆匆一聚，这次慢慢走，陪着家人，看风景，访古迹，才真正读懂这座城的好。它有让人仰望的高度，也有寻常日子的温度；有千年的底蕴，也有包容的胸怀。

三次来安庆寻亲，这一次终于不再匆忙。亲情暖人，文脉润心。邓稼先的报国之心，严凤英的从艺之志，还有这座城千年不绝的文脉气韵，都成了此行最深的记忆。

因为亲人，挂念这座城；因为文脉，喜欢这座城。皖江滔滔，宜城静静。这座融家国风骨、梨园雅韵、人间温情于一身的小城，会一直留在心里，岁岁年年。



农家欢 汤青 摄

◆ 流年碎影

夏日的车轮

王菲

蝉鸣把夏天的午后拉得很长。阳光透过老槐树，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，落在你那辆小自行车上，也落在我看你的眼睛里。

你刚满八岁，身子还单薄，但已经能熟练地蹬着车，在巷口的林荫道上来回跑。你的笑声跟着车轮一圈圈转开，撞到墙上，又弹回我耳边。我坐在巷口的石凳上，看着你小小的身影在光影里忽明忽暗。车轮碾过落叶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，那声音里有你的快活，也有我心里说不清的念想。

记不清这是你学会骑车后的第几个午后了。只记得你第一次跨上车时，攥着车把的小手有点抖，眼里又紧张又倔，不肯让我扶着后座，非要自己试。我站在旁边，心提到嗓子眼，手悬在半空，随时准备去扶。你歪歪扭扭蹬了几下，车身晃得厉害，我刚要上前，你咬着嘴唇，脚下使劲，硬是稳住了。车轮慢慢往前滚，带着你的倔强，也带着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。阳光照在你汗湿的头发上，亮闪闪的。你回头冲我笑，那笑容干净得很。车轮继续转着，转出了你的欢喜，也转出了我的欣慰。

后来每个夏天的午后，骑车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爱穿那件宽松的白T恤，蹬着洗得发白的运动鞋，推着车子，叽叽喳喳跟我说学校的事——谁上课偷偷画画被老师逮着了，谁体育课跑了第一名，谁带的零食最好吃。我听着你念叨，跟着你的步子慢慢走，阳光暖暖的，风里有槐花香，还有你身上淡淡的肥皂味。到了巷口空地上，你跨上车，一圈圈飞跑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还故意歪歪扭扭绕圈，逗得我直笑。你忽然刹住车，回头冲我挥手喊：“妈妈，你看我骑得多快！”然后又猛蹬起来，笑声和车轮声渐渐远去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你自在的样子，觉得时间好像慢了下来。

有一天下午，太阳很毒，蝉叫得特别响，你还是拉着我要去骑车。我说等傍晚凉快了再去，你摇头，眼神很认真：“妈妈，我就要现在去，我要骑到小河边看小鱼。”拗不过你，我就陪着去了。一路上你蹬着车，额头冒汗，脸蛋晒得通红，但一点不嫌累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到了小河边，你停下车，蹲在岸边，认真看水里的小鱼，小手轻轻拨水，荡起一圈圈波纹。我坐在草地上，看着阳光透过树叶落在你脸上，那样子安安静静的，不像平时那么淘气的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想起那些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，只有太阳、蝉鸣和伙伴的日子。那时我也像你一样，以为夏天会永远过不完。可日子过得真快，一转眼我当了妈妈，你也长成八岁的小男孩了。看着你骑车一步步往前，轮子转着你的童年，也转着我过去的时光。我知道童年很短，像车轮碾过的痕迹，一下子就没了。但這些在一起的日子，你的笑，我会一直记得。

太阳快落山时，金色的光洒在巷口的林荫道上。你骑着车慢慢朝我过来，车轮碾过满地霞光，拖着长长的影子，笑声在晚风里飘着。我伸手接过车把，碰到你汗湿的小手，热乎乎的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轮滚滚，载着你的童年、你的快乐、你的长大，也载着我的念想。蝉声渐渐小了，暮色慢慢罩下来，晚风凉了。我牵你的手，推着车慢慢往家走，车轮轻轻响着，你靠在我身边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。我听着，心里软软的。

最踏实的幸福，从来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日子，是车轮转来转去里的陪伴，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里的守候。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长到多大，这些午后一起骑车的光景，会像一盏灯，照着我们的路。你的童年，我的念想，一年又一年，都在。

◆ 人物素描

剃头匠刘师傅

李蒋根

直到在西厢大酒店看到寿牌，我才知道刘师傅已经九十岁了。在我们村，这算是老寿星了。

刘师傅早年是村里的剃头匠。集体那会儿，全村男人和小孩的头都归他管。每隔些日子，他就提着木箱子走村串队，箱子里装着围布、推子、耳扒、剪子、刮胡刀，还有一块磨刀用的荡刀布。他五短身材，一头乌发，头型不太周正，长相自带喜气。那会儿村里还叫大队，男丁多，他常年忙得歇不下来。他的一双手肥厚绵软，不像庄稼人的手——因为他常年握的是推子，不是锄头。

剃头轮到哪个队，就由一户人家管一顿中饭。乡邻们淳朴，从不怠慢，桌上总会多添一碗炖鸡蛋或韭菜煎蛋，家境好点的还会备一小碗鱼虾。常年这样，刘师傅的伙食比普通庄稼人好不少，一年还能省下不少饭钱。年底上交生产队一部分钱抵工分，自己还能落点零花钱。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，剃头匠算是个让人羡慕的行当。村里光棍多得很，刘师傅在村里不算起眼，却没费什么周折就娶上了老婆。

他对这份福气很知足，干活也卖力。在乡下，剃头没有固定场所，到哪家，哪家的院子或树下就是剃头摊子。摊子一摆开，他就依次取出家

什。荡刀布挂在门栓或树杈上，帆布面上结了一层黑乎乎的包浆。刀片在上面来回荡几下，“滋滋”响，就锋利了。

小时候我最怕理发，看见推子和剪刀就发怵。每次都是母亲把我摁在椅子上，让我乖任凭刘师傅摆弄。他把我头顶剃成蟠桃形状，后脑勺留一绺头发，家乡人叫“老鼠尾”。老一辈说老鼠象征灵性和智慧，留这个寓意好运安康。

比起给孩子剃头，给大人服务要周全得多，剪发、刮胡子、掏耳朵，样样得细致。大人的发型没什么讲究，无非光头、平头、锅盖头。刘师傅真正的手艺，是修面和掏耳朵。

刘师傅喝了几口水，又拿起耳扒，像考古学家清理文物。左手轻捏耳廓，右手耳扒轻探入耳，每次刮动都带着轻柔的节奏。二大爷歪着头，咧着嘴，一阵阵酥麻从脊背爬到头顶。接着，刘师傅把长柄毛刷伸进耳孔，左三圈右三圈慢慢搅动，那声音像远处海浪拍岸。二大爷不一会就打起鼾来。直到围布解开，他才醒来，摸了摸脸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连夸手艺好。

刘师傅憨厚地笑笑，手脚麻利地收拾好工具。落日余晖映在他脸上，院子里光影斑驳。

如今刘师傅九十了，依旧精神，眉眼温和。几十年风风雨雨，他凭着一双巧手，一把推子，一块荡刀布，在乡野间守着一门手艺，也守着一方烟火。村里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，老人们也渐渐老了，老手艺眼看要失传。可村里人都说，只要刘师傅还在，那套老手艺，就还在。

寿宴上音乐响起，宴会厅暖融融、热热闹闹的。我站在那儿，想起那把磨得发亮的剃头刀，那只满是包浆的木箱子——它们装着我的乡愁和记忆。

